

沈亚作品集



血沼泽之恋

如何能在保有对你的思念与深情的同时
忘记所有的伤痛及怨怼……

02

中国戏剧出版社

1247.57-51

82125

11
12

血沼澤之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亚作品集、台湾沈亚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12

ISBN7-104-01156-0

I. 沈… II. 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62245 号

图字:01—2001—2902 号

沈亚作品集: 血沼泽之恋 沈亚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中山市新华印刷厂 印刷

512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ISBN7-104-01156-0/I·472 全套 38 册 定价:372.40 元

本册:9.80 元

作者简介

沈亚本名陈淑玲，沈亚是她从事写作以后起的笔名。

提起沈亚这个名字读者也许觉得陌生，但说起电视连续剧《戏说慈禧》也许就不陌生了。《戏说慈禧》在台湾播映时，许多家庭都备有一本电视小说《戏说慈禧》，作者就是沈亚。

沈亚是地地道道的本土人，籍贯台北县，1959年10月6日出生，10月6日是属于天秤座，所以她自称是天秤座女子，她的经历并不很复杂，当过电视台造型设计和编剧，她目前的职业是自由文学工作者，发表过的作品有《人鱼座女子》等三十几部长篇小说，以及《戏说慈禧》《爱到深处》等电视小说。

电视小说是沈亚的偶得之作，她真正拿手的还是爱情小说，一套感性系列洋洋洒洒，已出了二十五部，三四百万言，在这一系列中，包含着三种不同风格的爱情小说，一种是以《狩猎情人》为代表的“惊险爱情小说”包括《银翼天使》、《失落的羽翼》、《火神之舞》等。另一个风格的作品——魔幻爱情小说。《斑蝶》、《妖精新娘》就是比较突出的作品。

第三种类型是纯正的爱情小说，像《叶罗》、《血沼泽之恋》、《魔翼下的风》、《风神的女儿》等等。

无论感情的危机也好，情绪的跌宕也好，友谊与爱情密织的罗网，使读者不得不随沈亚的笔去感同身受。这就是沈亚的魅力，与其他女作家的爱情小说比，沈亚的爱情小说每一部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相对比席绢要显沉重，比于晴要显深沉，是否如作者所言，哪就要读者自己去体会了。

如果说作品有年龄段，有读者君的话，那么我认为席绢属于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于晴属于成熟一些的人们，而沈亚作品的读者面而要超出上两位作家的年龄段，文化层次更高一些，那样理解才更准确，更深刻。

第一章

十二月底 台北东区

天空灰蒙蒙的飘着细雨，气温很低很冷，灰暗的天色和冷冷的风雨使原本萧瑟的景象显得更加冷冽。

即使是在东区，这个全台北市最繁华富丽的区域，在此强烈的寒流来袭时，亦显得冷清。行人一个个竖起衣领快步的行走着，连四周装饰华美的橱窗也吸引不了人们的驻足；空气中悠扬的圣诞曲于此时反而显得多余，而且带着淡淡的凄凉。

好冷！

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里，一个衣着单薄的女孩子瑟缩在角落，浑身剧烈的颤抖着。走近一点甚至可以听到她牙关打颤的声音！

她全身蜷缩在一起，窝在墙角。似乎想使自己没人墙壁之中，散乱的短发覆在客上，薄薄的T恤和褪色的牛仔裤全皱在一起，如果不仔细看，会以为她是个男孩——一个流浪街头的男孩。

好冷！

好难受！

她双手环抱着自己，试图阻止那股自骨子里透出来的寒意！细雨轻飘在她凌乱的头发上，口中吐出来的雾气使她看起来出奇的年轻，也带着一股可怜兮兮的味道。

他们为什么还不来？

她的眼眶里含着泪，紧紧咬着没有血色的下唇，克制

着自己将出口的呜咽和呻吟。

· 天色渐渐暗了，气温越来越低，她已经坐在那里好久了！到底有多久，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下意识的举起左手腕，才发觉那只心爱的表已不在了，泪水不听使唤的掉下来——心痛凌驾了一切！

是她二十岁的生日礼物，陪了她一年多了，而且是母亲送的，如今它只换成了三张薄薄的钞票，被死命的握在手中。

三百块！

那只名表竟只值三百块！

可是当那个当铺的老板用那种鄙夷又不信任的眼光瞪着她，问她表从哪里来时，她只能吓得抓着钞票落荒而逃！

她害怕！害怕他会打电话叫警察，然后她又会再回到地狱走一遭！

妈！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

泪水滚烫的滑落在她冰冷的颊上，她又哭了，哭的是自己挚爱的母亲，和曾是母亲挚爱的自己！

刺骨的寒意使她回到现实，她甚至无法再为自己失去的哀悼。只想看——

他们为什么还不来？

她在心底呐喊一次又一次。

他们为什么还不来？唐皓倚在车边皱着眉打量巷子的那个女孩，不需要比对照片他也知道，她就是他要找的人。

但他宁愿她不是！

眼前这个瑟缩在墙角的女孩子和昔日那个可爱、活泼的少女有着天壤之别！

过去的它有着—双灵活、慧黠的大眼睛，俏丽开朗得—如阳光，恰似无忧无虑的精灵！

曾经是，原本是！

而现在也该是！

如果那一切不曾发生……可恶而且无补于事的如果！

他厌恶的皱起眉头，丢下手中的烟。

他绝不会喜欢他现在要做的事。

可是——他别无选择！他们为什么还不来？

她颤抖得更厉害了，原本雪白如纸的脸转为铁青，下唇由于用力过度而渗出血水……

她想起那些疯狂的夜晚：纸醉金迷、荒诞不羁而且毫无节制！

她心里明白，他们不一定会来！

想到这里她几乎无法忍受！泪水自空洞的眼中滴落，手里的钞票握得死紧！如果他们不来……她立刻摇头甩掉这可恨的想法。

他们一定要来！

要不然她怎么办呢？她绝对撑不过这个晚上！她会受不了！她曾疯狂！

求求你们不要丢下我，不要待我如此残酷！

她在心里无助的祈求着，这是她唯一希望了！

“仇普？”

一个高大的身影矗立在她的面前，她茫然的抬头，眼前的这个男人浓眉大眼，有着一张极为阳刚的面孔，很好看，不是她所期待的人，她颓然的低下头。

“仇普”。声音中多了一丝不耐和厌恶。

如果不是她现在太多难，她实在很想大笑三声。

仇普？已经我久没有人这样叫她了？她憎恨别人这样叫她！那个名字里包含了太多的痛楚和苦涩，代表了一切她不想去回想的过去！

而现在，不管这个男人是谁，都已引不起她的兴趣。

· 血 沼 泽 之 恋 ·

她的视若无睹使唐皓不耐——而且心痛！

她忘了他了？她居然忘了他了！

他带着一丝忿怒用力拉起她。

“放开我，我不是你要找的人，你认错人了，快放开我，否则我要叫了！”她尖声挣扎。

“你叫啊，把警察叫来最好，省得我麻烦。”他冷笑回答。

她作势张口，见他有意思阻止，反而是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她心虚的闭上嘴。

“不叫了吗？”他冷冷的看着她。

她倔强的瞪着他，突然发现，这男人好眼熟，好象在哪里见过……

“回答我的话，你是不是仇普？”

她只是忿恨的瞪着他，毫不退让的不说半句话。

“再不回答我，我就把你送进警察局。”冷酷不带一丝感情的：“或者你比较喜欢回仇家？”

最后一句使失去冷静，她极端忿怒的挣扎，用力打他的胸膛：“放开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无动于衷的扣着她的手。

她终于放弃挣扎，咽下自尊开始对他低声下气的请求，她痛恨如此，但目前她别无选择，她甚至可以出卖灵魂，只求不回仇家！

“先生，我真不是你要找的人，我发誓，求求你放了我吧！”恳求的语气和眼光再加上她铁青的脸色，散乱的头发和不断剧烈颤抖的身躯使她看起来极为可怜无助，她知道自己的会使他心软，于是更加的努力哀求。

唐皓的心无助的揪紧！他早就知道毒瘾会改变一个人，可是他不知道这种改变竟会如此令人心痛！

连自尊都可以不要？你真令人心痛！他心痛的低语：“你真的不是仇普——至少再也不是了！”说着他放开

她的手朝巷外走去。

如果她还有救,那她不会连这种刺激都无动于衷的!他决定孤注一掷,万一失败……他不容许失败。

她愣住了,呆呆的望着他的背影,那些话一字一句无情的敲打在她的心上……

连自尊也不要了?

连自尊也不要了?

数个月来的忿怒和仇恨在刹那间竟毫无预警的爆发了!她冲上前去咬牙切齿的怒吼:

“你凭什么这样说我?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上帝吗?多么伟大!你是来解救我的自尊吗?哈,你高贵吗?我这种下三滥的小太妹早就没有自尊了,你懂吗?早就没有了!”

唐皓呆愣半晌,等那些话一字一句的进入他的脑海,一字一句的消化掉,他心中的怒火足以烧掉全世界——那是针对他自己的怒火,他竟然残酷地拿她最视的自尊来刺激她!

而且他还必须再刺激她,直到他的目的达到为止。

“我猜你也不会有那么贵重的自尊了!吸毒的人没什么不能出卖的,不是吗?”他淡淡地朝她开口。

她倒吸一口气,那种痛楚的神情像刚刚有人给了她狠狠的一刀!她略略摇晃,然后以灼然的眼神直视他,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

“你没资格这样说我!你没有资格!任何人都没有资格!”

“是吗?”他捉住她的双手,忿怒的看着她:“那谁才有资格?你看看你样子,如果你妈在地下有知,死都不会安宁,是你这个乖女儿让她死不瞑目!”

仿佛被雷击中一般,她僵住;身躯颤抖得有如风中的落叶。

二人对待着,无视好奇伫立的行人。唐皓知道自己的话有多残酷,但他也知道他击中了她最大的弱点!

然后——她再也支持不住的崩溃了!

哭倒在地上,所有压抑的悲苦刹时全数涌出,凄苦的声音令人鼻酸。唐皓叹息一声,半拖半抱的把她塞进他停在路边的车子,急驶而去。仇普呢?

她到哪里去了?

仇平满腔忿怒和焦急的驶在忠孝东路的车水马龙之中,出差一个礼拜,回来后发现仇普早已不在他的住处,赶回家里也只得到冷冷的回答:死了!

他心惊于父亲的冷酷!仇普是他最心爱的女儿啊!

仇普是他最宠爱的么女啊!

他怎能一句话就抹去了二十年的亲情?他怎么会为一个婊子而让自己众叛亲离?

他不懂,他真的不!

父亲精明一世,却栽在庄玉虹的手中;父亲和母亲恩爱三十多年,却禁不起一点外力的考验!最后的结局竟是——一生为父亲打算的母亲只落是抑郁而终的下场!

他更不好解父亲怎么可在母亲死后一个月就立刻娶了庄玉虹进门!父亲竟是个如此冷血寡情的男人?

仇平握方向盘的手用力之大使得他的肩膀痛了起来,而他几乎不曾察觉!一连串的家庭变故使得他近乎麻木,心痛早已盖过了一切!

仇普!你在哪里?为什么不等我回来?为什么不等我回来!

仇普!

他太了解她的个性,但是他也没想到向来活泼甜蜜的小妹竟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一连串的变故使他个性中偏激的一面爆发出来,为了母亲,她和父亲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母亲的死在瞬间将她澈底击溃。

仇普很自责,认为自己没尽到保护母亲的责任,她开始消极的抵抗,麻木自己……却赔上自己的一生!

天啊!他一直沉溺在自己的苦痛之中,他一直没尽到责任,否则今天仇普不会……他真该死!

仇平恶狠的咀咒着自己,咀咒他的父亲,更沮咒那个导致今天一切的女人!

想起庄玉虹冷冷的笑脸,他简直无法忍受,她那种故作婉惜的姿态令人作呕!仇普今天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她必须负起大部分的责任。

她必须付出代价,她会!他咬牙切齿的想着。

艳红色、夸约的招牌亮晃晃的映入眼帘,他将车子停好后,立刻朝那家舞厅走去,这是过去几个月来仇普最流连的地方,地下舞厅。

一个龙蛇杂处、夜夜狂欢的犯罪天堂——也是毒品交易的最佳场所!

坐在门口獐头鼠目的男人斜睨着他,面无表情的开口:“三百块。”

“李俊彦在不在里面?”

男人带着警戒的眼神沉默地打量着他。

仇平不耐烦的掏出一张千元大钞,在他的跟前晃了晃。

男人咧开一嘴黄牙,迫不及待的伸出手。

“在不在?”他抽回钞票。

男人贪婪地点点头。

仇平厌恶的丢下钞票往里面走去。仇普咬紧牙强忍着一波波朝她袭来的痛苦,那种冷热交迫,打自骨子里透出来的酷寒和高热只不过是发作的前兆!紧随而来剧烈的饥渴感才是最令人无法忍受的酷刑!

唐皓冷冷的瞄了她一眼,不发一语的自后座拉出一毯子扔给她。

“你——绑架——我——也没用，没人——没人会付——赎——赎金的——”她用毯子包紧自己，努力自牙关中进出话

“我猜也是，仇家的三小姐已经不值钱了！”他冷冷的开口。

那种椎心刺骨的事实令仇普微微一缩，然后她勉强挺起身子开口：

“那——那你捉我——干什么？”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仇普很想再开口问个清楚，可是无能为力，只瑟缩在车座上拼命发抖，拼命扭绞着自己的双手。

唐皓视若无睹的开着车，仿佛对一切都完全漠不关心，直到仇普终于发出破碎的呜咽。

“给——给我药——”

他的双手紧紧的握住方向盘，强迫自己不去理会她的哀求。

“求——求求你——给我药——我——好难——好难受——”她喘息不已的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乞怜的望着他，仿佛一只受了伤的小动物。

断断续续的呜咽与恳求把唐皓的心一次又一次的揪紧，他深吸一口气提醒自己，这是必然的现象。然后自上衣口袋掏出一个小铁盒交给她。

仇普欣喜若狂的接过铁盒，接着挫败地哭喊：

“我不是小孩子！我不要糖果！给我药……只要一颗——不！半颗——半颗就好，求——求求你——”

他使尽全力保持自己没有表情的面孔。

“含着的薄荷糖，可以使你好过一点。”

仇普立刻将铁盒打开，打算扔一把进嘴里。

“一颗。”严肃的表情，如石雕般的面孔使仇普颤抖着将其他的糖小翼翼放回铁盒。

唐皓收回铁盒，摇下车窗，看也不看的抛了出去。

“不！”她悲惨地惊呼，扑上他那边的车窗。

他将她按回座位：“你以后不会需要它了。”

她吸泣出声，充满仇恨的看着他：“你为什么要——这样——这样对我。”

一片沉默。

“你他妈的下流！你混帐——你——”

凌厉的眼神扫过她：“我警告你，我给你维持你自己尊严的机会，你自爱一点，否则是自取其辱。”

仇普讶然的闭上嘴，转头望向窗外，发着抖的身体，不断爆发出强烈的敌意袭向唐皓。

令人窒息的沉默在车子里漫延着，但谁也无意去打破。

仇普昏昏沉沉的望着车窗外飞逝的景物，她已无心去辩认自己身在何处。雨滴沿着车枯流到车窗上化为一条一条的水流，映着车外偶尔闪过的灯光，竟也泛着耀目的银光。

药效起了作用，她模模糊糊的知道有人替她拉毯子，温暖的感觉流遍全身。有一只手，像母亲温柔的手轻轻的探视她的前额。

她叹口气，偎进毯子里。

很久以来不曾有过这种感觉了，她带着一丝凄凉的微笑沉入梦乡。

唐皓知道她累了，沉睡的脸像个婴儿般无邪，明显憔悴的双颊泛着不正常的红晕，呼吸仍略显急促，即使如此，她依然令人忍不住怜爱！

他小心的替她盖毯子，轻柔的探视过她的额头后，痛楚的长叹一口气。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为了仇凡？他厌恶地撇撇嘴，对自己自欺欺入的

想法感到可笑和厌恶。

为了过去？或许吧！他该死的总躲不掉仇家的魅力！

紧握方向盘的手泛着青白，他双眼专注着前方的道路，不自觉的锁紧眉头。

他的作法对吗？这一个赌注会不会到头来更令他不能自拔？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原以为不会有比现在更糟的情况了，可是事实上他很清楚——更糟的其实还在后面。

而现在他掌握的究竟是过去！

或是——未来？舞厅里灯光黯淡，舞池中挤满了互相拥抱的男女，正跳着一支慢舞曲。里面的空气和能见度都极差，仇平不耐的推开一对又一对的男女，在舞厅中极目四望。

“干什么啦！挤什么挤！”

陶醉在舞池中的舞者不悦的发出抱怨。

仇平连抱歉都懒得开口，迳自往前走。

“你哑巴啊！不会说话是不是？”一个小个子的男人冲着他开骂：“什么东西！你以为这里的人全是好惹的？”

仇平朝那个男人冷冷的看了一眼，立刻认出了他，他毫不犹豫的提起他的领子：“林俊彦在哪里？”

小三一见到他，脸色一变急忙往后缩：“我不知道啦！他没来——”

“快说，不然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舞池中几对情侣听到吵闹声纷纷停下来看热闹。

“不要这样啦！有话——”

“带我去找他！”

小三被仇平满面的怒气震慑住，仇平不管在身高或体重上比他好上一大截，他乖乖的闭上嘴，带他走向舞池边的休息台。

角落一根柱子旁坐着二男三女，正目无旁人的高声谈笑着，女孩全都浓妆艳抹，穿着怪异的衣衣服，而男人醉态毕露，手也不安份的在女孩身上游走。

“俊彦——”小三怯怯的开口。

“来！来！来！一起喝酒！”一个长相和身材都很不错的男人笑着开口，但一见到小三身后的仇平就立刻闭上嘴，警戒地打量着他。

仇平一手推开小三，大步走到林俊彦的面前：“仇普在哪里？”

“笑话！你丢了人来找我做什么？我又不是她的保姆！”

“少跟我要嘴皮子，你把她弄到哪里去了？”仇平胸色气忿的捉住林俊彦：“快把她还给我，要是仇普有什么万一，我也不会让你好死！”

林俊彦面色不善的一手挥开仇平：“你不要搞错！仇普和我只不过是普通朋友，你跑来跟我要威风？你可要弄清楚，这里可是我的地盘——”

不等他说完，仇平已一拳打在他的脸上，林俊彦整个人冷不防的往后重重跌在桌上！

顿时场面变得一片混乱、尖声、殴斗声充斥在小小的舞厅内。

仇平火气一上来，连眼睛都红得要冒了火似的，所以积压在心中的怒气，忿怒顿时化为一股嗜血的冲动，只要见人上来就是一顿痛打，连他自己都陷入疯狂中！

“杀人哪！杀人了！”

“快叫警察！快叫人来啊，要出人命了！”

“给他死啦！”

.....

然后就是一片黑暗，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场面到底是如何结束的，只知道全身一阵痛楚，然后就不醒人事了！

醒来时只觉得全身上下无一处不痛，似乎到了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似的痛楚不堪，他忍不住发出一阵呻吟。

“醒啦！”一个女子的声音响自耳畔。

他努力想分辨自己身在何处，发觉连动一下都无比的辛苦。

“很勇猛嘛！一个人打全舞厅的人，比超人还伟大！”那清脆的声音嘲讽着说。

他用力甩甩头，眼前一条红衣身影终于逐渐清晰。

她倚在墙边，唇角带着一抹讽刺的微笑，脸上涂着艳丽的色彩，整个人仿佛一团火一样。在寒风中显目得就像一只火鸡，而她眼光中的警戒和锐利却更像一只刁鹰！

他冷不防被她给震慑住了。这个女孩身上有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击中了他！

或许是她浓厚脂粉下惊人清丽的五官，也许是她眼神中出奇的银亮，总之他竟愣了那么一下！

女孩眼中嘲讽的意味更甚！她冷冷地笑了一下。

“我该为我卑下的身份道歉吗？”

仇平莫名其妙的看着她，一面吃力地站了起来。“你在说什么？”

女孩厌恶的看了他一眼，似乎他不值得她再度开口，一扭头，转身走出阴暗的小巷。

“等一下！”他踉跄上前：“我还没向你道谢呢！是小姐救了我吗？”

很奇怪的话！仇平生平第一次对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孩子说出这种三流电影剧本的对白；他自己想想也好笑，看看她，脸迅速的红了起来！

太不可思议了！

他会脸红？

女孩带着些许讶异回身过来，看到他微微胀红尴尬的脸色，她不由自主的笑了起来。

仇平有些不好意思,看着女孩缓和下来的脸色,他无奈一笑。

“以后别再逞英雄了,即使为了情人也不值得!”她淡淡的笑着,继续回身往巷口走去。

“小姐!”仇平大步追着:“你是谁?请先别走。”

女孩脚步不曾迟疑,仍快速的没入黑暗中……

仇平倚着墙,心中一股强烈的遗憾使他不断搜寻着早已无人的小巷。小屋中温暖而舒达,纯欧式的装潢布置使整个小木屋充满着独特的风格。

壁炉中的松枝噼啪作响,燃烧的火苗散发出松枝特有的芳香,闻起来仿佛置身山林般的怡人。

这是一栋充满个人风格的小木屋,在这样的山中建筑这样的木屋花费必不少,而屋主在上面所投注的心血更是非凡!住在里面会是一种很舒适的享受!

而她只觉得痛苦!仿佛置身地狱一般的痛苦!

仇平裹着毯子卷曲在壁炉边,猛烈发着抖的双手几乎抱不住自己,牙关上下剧烈的打颤,奔腾在体内死命翻扰的苦楚逼迫着她!

她要吃药!

而他舒适的坐在她身边的大摇椅上捧着一本该死的书无动于衷的看着,似乎没有任何事能撼动他半分!

他可以眼睁睁的看着她受苦!

他甚至可以在唇角挂上他那该死的微笑!

他没有资格这样对待它!

“放我走!”

“你该睡觉了。”

“去你的,我说放我走,我受不了了,我要吃药!”

“我帮你冲了热牛奶,喝了你会好受一点。”他站起身来,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就往厨房内走去。

她跳了起来,使尽全身的力气朝他扑,口中嘶哑的喊